經鉏堂雜誌

經鉏堂雜誌卷六

宋　霅川倪思正父

賭博

賭博若一向得采不過三二十擲而所贏不貲矣若一向失采不過三二十擲而所輸亦不貲矣唯其迭輸迭贏故可以遷延為戲善惡亦然若小人一向為惡其為非類久矣若君子一向為善其為聖賢亦久矣唯其善惡相雜小人雖終日為不善亦有起善念時君子雖終日為善亦不免有起惡念時為國亦然

若一向用小人行乖政喪亡可指日待也惟就其間時能用一賢人時能行一善政故未至於遽亡若一向用君子行仁政堯舜之治可立致也唯其間不免或信小人或間以謬政所以不能立致太平也

貪吏子孫必敗

世之貪吏或不至嬰憲網者蓋其人實有才具可以駕御官吏可以藏匿蹤跡又善承迎上官結託權貴應副過客故不至敗露子孫無其才具而徒學其貪此所以必敗也

天不虛生賢者

天生賢者必為世用當明時為皐稷遇否時為孔顏雖窮達不同為世用則一若以久遠計之孔顏立教為萬世利又更過於皐稷天之生賢也夫豈苟然哉

報應

報應之說非獨釋氏言之儒家之說未嘗不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皆報應昭昭

之說此乃常理雖有遠近遲速未有少差者若夫啞壽顛夭乃其變耳不信其常而信其變此所謂無忌憚所謂行險以僥倖也

月暈

月暈而風古語也兩日前月暈意必風大作而連日作雨豈月暈不風則雨耶專為風古語未可盡信也

軍民

古之論存亡者在得民心與失民心後世兵民既分民心固不可失軍心尤不可失失民心者害尚遠失

軍心者禍尤近葢民有妄作軍可以制之若軍心一失誰與制之也

七十

古者七十而致事謝國事也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也國事既謝家事既傳則無事可也唯脩身治性一事老當愈篤既無家事國事以分其心則當一意於脩身治性古之好學者死而後已未嘗以老而怠老而縱也

反害

凡樂事多端飲酒過多來日病酒無聊矣色欲過度來日精神蕭索矣飲食過度須臾脾胃受傷矣雖讀書有利而無害唯溪山有利而無害雖翫風月花竹有利而無害唯端坐靜一有利而無害是謂至樂

三省吾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之自省何計於三而已自為人謀而下三者特其大者焉耳凡一事之微未嘗不自省也

信及豚魚

見久於金山者說每齋時鼓聲鳴魚黿皆駢頭水面待食蓋寺僧每齋輙以食投之魚黿以久而信之故及其時聞鼓聲無不來趨食也魚鱗豚獸於畜產中性最昏者猶可以信及此中孚之信所以為至也

近遠小大

小人計利害君子則又甚焉第小人計近不計遠計小不計大耳君子欲為子孫百年之計小人止計目下君子計天下生靈小人止計一身君子計死後小人計生前而小人所謂目下一身生前亦不可保此

之謂愚也

乞丐救火

都城有開疋帛鋪馬將仕家日以一千施貧饑來即與謂之順錢三年前都城大火乞丐之魁率百人為之般挈凡麤重細碎無所失亡火息又為運木石磚瓦丐中各有手藝又各竭力為之與造此火獨馬氏不至狼狽馬自後每日更增一千至今不輟若馬氏者可以為富者之法而丐者之能報蓋小人中有義者皆可書也

本朝字書

本朝字書推東坡魯直米元章然東坡多卧筆魯直多縱筆米元章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黄庭經樂毅論洛神賦則不能矣其似姚蘇子美周越近世如吳說輩皆不免於俗獨蔡君謨行書既好小楷如茶譜集古録序頗有二王楷法若大字楷法則亦不免俗而氣骨不蕭洒若有美堂記晝錦堂記及荔枝譜諺所謂厚皮饅頭是也大抵楷法貴於端重又要飄逸難乎兩全不可以賺人故善書者尤以為

難

夏小正

大戴夏小正文體全與公穀相類豈公穀效之耶古人為文無有無源流者

曾子制言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牆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此不欺闇室之言也

榮辱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

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壁間詩

丹徒丁角鎮壁間有無名子詩云積錢養子望身安子大錢多薪不閑又錢塘店中有貼詩云富饒須念貧窮日安樂當思病苦時不知誰作皆有理也

魚鳥

六畜畜於人盖為食故其遭屠割有不可得而逃者唯魚之遊水鳥之棲林初無藉於人宜其可以逍遥自適而魚以餌之故鳥以媒之故貪其微味誘於朋

類捨江湖林木之樂坐為人制鱠之烹之受無窮之苦哀哉

出世

佛法為出世間法試舉一端人之所以為人所制以利害榮辱得喪也於是患得患失惟恐少拂逆人意若吾無所慕羨無所畏忌彼如吾何豈非出世間乎士大夫墮於世網難於跳出欲為浮屠者乃反欲於關節買院住而自投於密羅之中可謂無見識也

習上

俗語教人必曰習上自兒童以至於成人自初學以至於賢人君子皆當以習上為念蓋所謂上者等級甚多不至於聖人不止其未至也豈可廢習乎

望山

望山者以山為佳及入山中未必佳也望花者以花為美及在花中不覺美也羨富貴者以富貴為樂及身富貴未必樂也

三事

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

第四教子第第五

甘露之禍

甘露之禍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皆遭屠戮樂天是時優游洛中故吟詠憐作酬龍為臨詩或謂樂天快之樂天豈快人者哉憐其無知不早退而踐禍機也

報狀

昔人云一日觀朝報三年損道心以為談士大夫窮居退處默默不知國善惡觀報稍吾便損道心余謂觀其升沉進退以究物理自可以長道心耳

甘旨

市非無果家園之果常甘公非無醖私室之醖多旨家非無飲饌子弟所供尤覺有味也

守風

江行遇逆風雖十日五日必當寧耐守待苟不寧耐守待強舟人以直前未有不覆舟者雖航海雖逆風亦行蓋其業已入海泊岸不可是以唯風之聽乃出於不得已耳海中無所蔽障帆以竹篷可四面用之亦恃此以不恐然使遇巨風其危尤甚苟未至於不

得已又無四面使風之具何苦冒險而進也

時新

貴富者多誇時新之食其價數倍其先他人得食亦不過一月半月之間然而氣味不全皆人力催趲而生者貧者待其盛出而食之不過遲一月半月其價頓廉氣味反全方初食時亦與嘗新無異耳

不減價以求售

臨安有世賣剪子者曰青州劉家他剪子鋪隨時逐利每柄不過一二百錢可得唯青州劉執價必五百

不減然其打製精利用之可過常剪數柄彼其價高非長增也蓋其鐵既精好工價數倍若稍減價則不復能如此人用其剪者信之買以五百未嘗少吝孰價守業可嘉一也久而使人信之可嘉二也好物價高賤者不堪久用其理可驗三也事有可以類推者故誌之

危行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言則因時有危遜之異行則不問時之如何皆當危也

聲色之樂不與焉

心地之樂一也詩書之樂二也師友之樂三也閨門和睦之樂四也風月山林園圃之樂五也子弟脩學之樂六也而聲色之樂不與焉聲色之樂自惑者觀之則為樂不知其乃苦根耳得之既未易就使得之反有悔焉人方沉迷其中以為樂識者觀之真可憐憫何足羨也

清風明月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天

下之物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唯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
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来夫不用一錢買取之
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美然而能知清風明月之可
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之間亦無幾日就使人知
此樂就使良景須遇或為俗務牽奪或為病苦妨障
雖欲享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閒無事遇此清風明月
誠未易得既不用一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以為

樂是自生障礙耳

偏黨

偏黨反側皆非中道君子則失之偏小人則溺於黨偏者用意過當耳黨則全是私意也至於側則偏之甚反則黨之甚側猶可言反則顛倒是非使賢否易位以亂爲治不可爲矣既曰無偏無黨矣又曰無黨無偏何也君子先無偏小人乃無黨小人之無黨由君子之無偏故凡小人之爲害君子必當自反蓋君子既有不是有以致之也

惟人求我匪我求人

古之為學者雖有濟時及物之心而未嘗有求用於人之心蓋其平昔所享用者甚儉出而仕世非為利祿計也人求之則應人不求之則已後世學者專為利祿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悲如此等人為人所窺為人所厭薄既已為人所窺所厭薄矣不知自反猶且寡廉鮮耻乞憐於人而不已若是人者用之何所益雖廢之何足卹哉

對影成三人

杜門却掃或疑其索居無侶讀李太白詩云舉盃屬明月對影成三人則是未嘗乏嘉賓友也况黃卷中自有聖賢日與之對豈必待求之今人哉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少血氣未定故戒之以色壯血氣方剛故戒之以鬭此理之無疑者至於老血氣衰矣名利之心至此宜灰乃戒以得何哉蓋壯方其血氣有餘之時或能抗志高遠至於血氣既衰無復高遠之志往往貪欲甚甚此孔子所以深戒也夫飲食且以殲少聲色不可

親近老態見見來日無多貪何為哉豈真為子孫之計甚於其身是以校老而愈愈貪歟忘也以狥子孫逐利而不知反謂之智可不可耶

三韭

誰謂庾郎貧乃有二十七種鮭菜此雖戲語實食貧之法以韭一味而為三品凡蔬筍之類每色為三味既不傷廉便為多品與食前方丈何異也

中秋

中秋月色多為風雨所妨幸而有之或以疾病或以

夜制或以意外事姑毒計之一生能賞此月者殆無幾
年計天下能賞此月者殆無幾人可歎哉東坡詩云
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達哉斯言
苟不知道不知足世無快樂之人
由乞丐而望吾輩彼以為天上仙也而吾輩不自知
其樂自此推之由吾輩以上之人亦猶吾也何樂之
云惟知道知足者無所往而不樂士人未發舉意謂
發舉必有樂也發舉後望及第未嘗樂也旣及第意
謂及第則大樂也及第後望超陞改官未嘗樂也

稍而上之雖為宰執亦未嘗樂耳

光陰迅速

日視漏刻夜聽更點然後知光陰果迅速也是以君子競辰佛經云念念遷改亦欲人警懼而知競辰之意歟

俗諺

俗諺多合理其曰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似郭郎言雖鄙俗諧謔實有至理可發一咲

無事

東坡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苐恨無好湯使嘸不下享所謂好湯使者無他知足安分妄念不起是已若不知足安分妄念紛然無事靜坐其病反甚焉耳

相形

貧富生於相形不見富之有餘則貧自安若不足雖其見富之有餘方起慕羨是以有不足之歎故富人及門不可頻登富人之會不必數赴故曰不見可欲

心不亂也

富之驕貧貧之諂富政緣日與交涉耳使貧無求於富貧者何所諂富不能役貧富者何足驕哉

相笑

世之恣意奉養者笑清脩者曰枉過一世何自苦爲清脩者亦笑恣意奉養者曰枉過一世何自苦爲彼此相笑未知孰是當問識者

自幸

人生斯世特有幸耳非有能否也得幸多者爲福人

人皆幸之而已不知自幸又欲無厭可乎僕雖拙踈細數僥倖凡數十條書以自警生於中華一幸也生為男子二幸也粗有識知三幸也生於士大夫之家四幸也自幼業儒五幸也遇明主六幸也弱冠登第無場屋之苦七幸也免於就銓八幸也龍飛乙科免求關陞文字九幸也便為職官免簿尉塵勞十幸也濫中科目十一幸也一任職官即入朝十二幸也改官不用舉主十三幸也免作邑十四幸也不外補而除禁從十五幸也十年館學兼掌兩制入侍經筵十

衣章也衣章之寵十七章也贈秩封妻蔭郊秦子十
八章也安享祠祿十九章也祖有田宅免飢寒之逼
家章也之妻與子無所顧預二十章也祖有園館二
十一章也年過父兄二十二章也骨肉團圓二十三
章也夫妻偕老二十四章也退居田野親識滿前無
羈旅之憂二十五章也閨門和睦子弟可教二十六
章也出有舟車役有奴僕二十七章也圖史左右無
訴隨意二十八章也身名不辱二十九章也強健無
疾三十章也是三十端有一不如意則敗人意俛俾

如此又復何求乎

自警

人之生世苦樂二境而已莫不欲避苦而趨樂而有不能遂其意者制於命也苟制於命則無奈何而有可以自樂享之而不自知與夫初無所苦而妄自生苦又有作顛倒見反以苦爲樂妄生羨慕之心而以不得爲苦者是自取之非命所制也非愚而何世間最苦者飢寒切身一也身抱疾苦二也骨肉死喪三也兄弟不肖四也今皆無一有焉其可樂者衣食粗

終一也身健無疾二也骨肉團圓三也子弟循理亟也今皆盡兼之矣而又一日有適意之樂觀釋氏書於朝觀儒書於午其精理玩味而無窮一也明窗淨几精筆妙墨模學法書二也徐步小園賞翫花竹三也登城觀山選賞風月四也教子弟讀書稍有長進則爲之喜五也與益友談理六也與親故情話七也不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想八也觀放生九也觀稼十也從册十一也奕棋十二也聽琴十三也觀鶴十四也靜坐焚香十五也是十有五樂者日日享之而不自知

者也至於為未來事預憂為子孫計預憂為不可著力事關憂此三憂者是顛倒見非所當憂而自取之者也若乃慕官職之高而不知有殺危機之憂慕聲色之樂而不知有伐性命之憂慕妄求之為樂而不知造罪業之憂此三憂者亦顛倒見以苦為樂而徒義之也書之坐隅以自幸且以自警

追思

昨日趙荊生朝追思甲寅年至今整二十載是時余以春官貳卿出使田左司諫章穎挾私詆毀葛丞相

浙公罪既放羅葛遂併及余先宗聖明照知裁誣不
降出其章予以誼當引退亟出關待命餘兩月未乖
予決因寓浙檣寄居馮封椿家書院會擬荆生日大
姊婿子甥婿楊之邁夫婦來為壽并請馮室令大姊
楊親及馮室墓木皆拱矣（楊室改嫁馮再娶）于時官朝散大
夫令守北六封姊封令人令碩人祖仁功恭補令為
通直郎祖襄祖禮祖智祖信來有官令皆受命居止
有數間竹椽低小令添蓋前後五倍於昔又頗華潔
時方經意小園未有端緒今園有亭館數處蒼竹茂

寒至於住業亦三倍於前器皿餐錯不必久假諸子私皆未娶今祖仁祖義祖禮祖智皆授室第二女未嫁今已有甥大小數議無一不勝前者則是十年之間謂之命好可也然余自童論之後雖再入為小宰六郡授命（除婺與撫婺安和待寧南時不赴得當塗為一年四箇月再得泉南為一年三箇月）令得（當此）而復三遷頻言人謂予多齟齬者此也然利害當計其實今實則無損何言齟齬乎以此自省不覺有僥倖之喜抑予脚踏實地造物相之雖有傾擠莫

洪梁宮與[illegible]泰四年五月八日

欣戚相生

人之所欣生於戚戚却生乎欣試以一二事明之學子發舉則欣矣春闈見黜則大戚女子得男則欣矣一旦失之則大戚是戚生於欣也抱病則戚病愈則欣失物則戚已失復得則欣是欣生於戚也無所欣戚祇則人自生之達者知其然故於得喪無所欣戚也

憂喜相生

喜生憂憂生喜若循環然假如元未有得忽得之斯

喜矣旣得之復失之斯憂矣已失之復得之又喜矣達者得之知後必失之失之如本來之無有此所以無憂無喜也

絸鉏堂雜誌卷六終

經鉏堂雜誌卷七

宋雲川倪思正父

雲川城守已見

雲川自唐末五代以來不經兵火此非天幸蓋其地險可守者二十不當孔道非必爭之地一也陂澤彌望塗泥沮洳舟車皆阻二也環城無駐足之地難下寨難施砲架難用緯路馬難推鵝車洞子雲梯之屬三也城外居民屋宇不過數十家臨時毀拆容易四也地薄數尺即水不可穿穴地道五也塘路多有水

港間斷六也陸行不可並馬七也城上非沙難積八
也舟楫輕捷人人能泛水九也油泥可用澆潑塘路
及近城去處去一二尺甃土以油泥實之油泥厚尺
許非一兩月不乾[illegible][illegible]與人踐踏無不蹶陷十也釘
樁犬牙相錯多下[illegible][illegible]氣稍重則為陷樁所礙舟
稍大則不能入樁進退不可十一也茭葑堆積以覆
陷穽誘之陷沒放水浸田使不可行十二也城中多
大家有資力可召梟[illegible]不遐群不逞為官收拾既可
免竊發又多驍勇可用十三也去山遠無以高臨下

之勢十四也水流不湍峻不可引以灌城十五也虜騎正兵不敢来不過偏師到此已是冬末春初不能久留十六也西溪灌注無渴乏之患十七也家家近水火攻易救十八也西南北水面濶雖閉門久氣不欝蒸不至生病十九也有魚鰕螺蜆菰茭凫茈藕根可以助食二十也大凡守城須先遠守城外險處南路陸路當守何山嶺水路當守衡山東門當守舊館昇山水路當守河口毘山青塘門西門當守法華仁王山路水路當守永壽北門水路當守大全等處險

不能拒然後退而守城盡拆橋梁葦去石若不葦去彼作砲用環城巷汉皆施椿陸路當掘坑用油泥瓷對牆施鐵蒺藜苦竹槍使之川陸無路舟馬皆不可近城先之以守遠險次之以守近險然後守城是三重城也又守處在遠城中少驚恐人心自安敵至則又當撓之或刼其火頭輜重或夜刼其寨虜雖重易刼或放火或決水或出奇兵於其後及其左右近城村落隅求抄掠亦難不過一月乏食遁矣然後尾而襲之常遠而勿迫自然陷溺如此非惟可保性命亦可立與功

然必合心一部分定以四門分四部部各若干人以若干人在中為救應[illegible]令明斥堠遠賞罰信權出於一勿有二三禁虛驚荟妄言禁喧笑王謀者不怯畏處之恬然雖城破猶可巷戰死鬬也若其積糧積薪及守城器具自有常法不必詳述至於臨時機變隨機而應又難預言

或曰雲川久有富庶之名虜盜所垂涎決不可守是在我因而用之耳吾能以富盛之資厚募强壯醲賞以待功能則富盛反為吾利耳同舟而遇風濤胡越可使為左右手況各有性命利害使智者出謀富者

出財勇者出力何事不濟曩時京城破金銀財物為虜括刷無遺銖兩皆不可藏為私有使城未破時有能料率金銀募勇士力戰虜詎能破城哉覆轍在前可為永鑒此在識事勢輕重者觀之利害曉然若乃只為一身計或入太湖或藏山間或往村落則一程有力者能劫縱竄伏草莽亦餓死是虜未至先為賊困矣往他州遠處路多盜賊決不能達若近處復有險如雲川者乎一身幸脫其如老稚婦女何家破身存何以生為此大謬也

獨有蒙土一事難禦敵若以布袋萬個藏土往來城下堆積並可與城齊須常深察敵必以船載來須多方以覆其船使不得近城更講究近城堆積時何術毀之當問智者

偶書

人之所好各有所偏苟遂所好則足矣其所不好者亦何必有焉余之所好者溪山也今苕溪群山奉吾目前余之所好者花竹也今三徑粗成紅綠芳妍余之所好者圖史也今插架卷軸隨意可觀是凡余所

甚欲者莫不兼全孟子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般樂飲酒馳騁田獵後車千乘此三者孟子得志之所不爲余之所無有者此而又奚歎而奚慼將以彼而易此吾不顧也姑樂吾素好保其性天然則不幾於愚信有之而碩不可鐫與其强營而身勞不若遂性而心安彼世俗固所哂笑或有識者未必不以我爲然也窮當益堅顧加勉旃昨日端午世之爲端午者其等差不可勝計也姑以三等計之上焉者極其豪侈誇新而鬪靡也中焉者肴浅茁

素緣隨宜而取醉也下焉者雖角黍之微亦不可得自憐而歎喟也至於今晨皆墮渺茫恍若夢寐諺曰端六阿緩此與東坡云明日黃花蝶也愁同意也非惟亡膾可惜人情節物舉無意味矣人能以端六處端午則貧富一致何喜何戚何誇何愧也世事無不類此夫唯觸類而思之則亦可以言智矣

學者自勿讀書師尊者孔顏與孔門弟子孟子荀子楊子文中子于此數聖賢窮困不遇其後世言詩則杜子美李太白晚唐詩人以名聞者非一在本朝若黃

魯直陳無己其前則梅聖俞蘇子美皆困於時經術若孫明復胡安定程伊川謝顯道其困愈甚今人曰吾抱才藝時不我用是為大屈不知學問文章有如前脩者否其困阨流落未至已甚是不自量者也且天以窮阨困人乃所以欲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知自反而乃怨天是全無知識可憫不須憐可罪不須惜

或問君子有憂乎無憂乎曰有憂亦無憂有憂者為天下國家無憂者為一己利害任天下國家者固不

能無憂今不任事責者亦有憂乎曰不任事責亦當憂也憂不忠也不仁也一己利害豈無可憂者乎曰亦有憂也亦不足憂也人力可為不勉而自取顛沛可憂也力之所不可柰何而預憂是妄憂也故曰亦憂亦不憂

時有否泰命有通塞才有用舍是故聖人教人不律人以一舉不拘人以一塗而其自處亦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語聖人之得中適則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之人不然仕進者曰吾知仕進而已苟

可以娛身者無不為也俗眼又從而評之曰吾不知賢愚但進用者則賢退黜者則不肖是可為定論乎而聞其說者中無所主謂外論為榮辱是果真榮辱乎

觀物有感

均之為花也其植於人同其託於天地同其受陰陽之氣同其被雨露之澤風日之益又同然而獨有先後落有先後則未嘗同藉曰花之品不齊然有同然者而開落頓殊雖造化有不能使之同者矣吾於是

予有感

方春之時牡丹芍藥開桃李開下至薺亦開至于夏則俱謝矣而薺曰吾未也待我為桃李桃李曰吾未也待我為牡丹芍藥殊不知其分止此其時已過徒望其所非望而卒不能有分毫之益也吾於是有感

老傳

記曰七十曰老而傳古人年多壽考或至期頤既傳之後餘年尚多是以獲享晚景安樂後世七十者稀縱有高壽或自放心不下或無佳子弟可託以此汩

沒至死余家世年七十者甚少又自禀性怯弱且以六十為期今五十四矣餘年無幾矣余素好恬淡視勢利頗輕故不以禮経為準先期而傳亦章祖仁輩謹飭識義禮可以傳也既傳之後若復關省是余之過書付祖仁且以自警

善為家者必有積倉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此常人知之不待智者計慮之詳今夫死生亦大矣生而精爽如此死決不與草木俱腐如瞿曇之說必將輪迴於六趣然則於其生也豈可不預為死計慮哉年在壯

時血氣方剛茫乎弗思今既衰矣不知覺悟是謂惑遂吾方儲来世之積倉聚死路之齋糧汲汲遑遑又何暇為今世計而経營較量乎禮有老傳傳諸祖仁女其勉之以慰親心慶元庚申端午齊齋老人書

後漢向子平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子平猶待婚嫁之畢若余則又不待其畢矣又易其言曰我如已死苟我如已死則雖欲頋省家事子弟知相關之徒然必不以家事相擾矣

家訓

持身立家不過二說剛彊者曰非此則不可主張柔弱者曰非此則不可免禍要其終而計剛彊極則至於殺身破家而柔弱者不過眼前不如意久有餘味故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剛彊者死之徒幹僕從吏主人必曰大弱無以立綱紀主人聽之結怨興訟在幹僕計得矣所損主人不知其幾子弟宜戒之利十分人誰不趨害十分人誰不避利害參半則避就在所擇然非素有學識不能擇也

今還山藁

他年身後一切從儉子孫不許隨順世俗以侈為當
津送止合痛省墳域還山足矣若石羊石馬石虎之
類乃是標揭要人發掘切不可為至於棺斂只涼衫
道服若金帶及銀器並不許入棺其他狥俗虛費一
切勿講能從此者是謂孝子若俗人以此見責者以
此呈之

示兒

學者當有日新之功所謂日新之功惟有常程不貪
多而務博不一暴而十寒積以悠久自然日新若乃

驟勤而遽怠方得而旋失雖欲日新豈可得哉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騏驥雖能一日千里苟止而不行反不若駑馬之十駕也古語有之太山之霤穿石諺曰將勤補拙祖 資格比兄弟差鈍然資質純謹儻能勉勵夜以繼日勤於講究不輟問人安知其不能十駕也人之才質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儻能去其短則能全其所長矣持重者長患於遲鈍銳敏者常失之輕脫銳祖信之才質吾懼其失之輕脫也今去歲止兩月餘便是十三退之云年

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便當日親君子勿為兒態務於學問色莊身端務為持重勿失之於輕脫終必有成矣

子弟之職孝弟第一謹畏第二儉約第三學問第四才名第五幹蠱第六不墜門風第七粗守家業第八能訓子孫第九不伐松楸第十

遣女十戒

第一持身端正

婦人之過失行第一或云醜婦未必有此過是不

然若無教訓不問姸醜

第二恭順孝敬

恭順翁姑固不待説妯娌姑叔之間亦宜

第三不得應對

大人嗔責雖我理直尚當忍受况巳理短當面應對則爲無理退有後言亦不可也

第四不得鬬合

鬬合上下致不和睦衆人知之罪不可逃

第五不得索酒

夫雖柔和不可倚託

第六不得盜竊

竊食雖是小過為人所獲有何面目况於竊財

第七不得賭博

節序些少戲耍則可不可無度

第八不得醉酒

大人彊勸或至於醉便請歸房

第九勤謹清潔

勤謹謂夙興夜寐清潔謂整齊衣服頭脚之屬

第十不得凌虐婢使

婢使小過則嗔罵所不能免不許高聲如有大過

說與良人治之不許用手扯捽打摑之類

吾人家女與他輩不同若能持十戒則謂之有家法

若不能持此十戒則謂之無教訓常宜遵守無累二

親

買妾家訓

素富貴之家蓄教聲伎蓋其事力有餘規模素定聞

見習熟無甚大害若乃寒士驟至顯榮而欲買聲伎

以恣己欲其害二十

一寒士自小官以致顯位必在中年之後筋力既衰思慮又過心腎不相交濟而使少艾者迭進攻之傷之趣死莫此為甚雖服金石本虛無益多生腦癰背疽殊可憐也

一寒士糟糠之妻少同辛苦今以進妾之故糟糠之妻反成冷落怨詈恚怒遂為仇敵嫉忌之情人所不免妻弱則冒事諠爭家政隳壞妻彊則日事箠楚逼令墮胎甚則自戕至於妾恃主愛

犯分僭上譊諸主母離間父子至於合閧親房內外不足又不論也

一晚年妾有子不惟嫡妻不容嫡子恐分家業深所忌惡辜而廢子不爲正嫡所害必不肯推心教之任其自然父死之後必是不肖

一其父日事聲伎欲令其子以從學必有後言其子縱好資質見父督責面從而心不服若其癡騃年少其從師友讀書乎其歸家竊聽聲伎乎人情揆度必從易入者矣溪聲夔語日接於耳

以謔笑為歡以優諧為能雖有好資亦喪其良心是父導之也不惟子弟而已僕妾混殽中外無別教聲甚客亦得亂之翁媼出入亦不可禁止矣

一其父既有聲伎必防子弟侵盜若隔絕異居父子之情次不相通若其共居妾方慕少子弟不知禮法必為誘陷以致亂倫又有父在其子不能堪特以父故隱忍至父歿子必痛治其妾妾知其家隱匿枝牒論訟者多矣

一聲伎粗備必欲其事事相稱且彼不甘寠枯淡而在我方欲狥其所欲家貲無餘必妄營求陷於不義勉強置買未能周備見他人周備者復懷慕羨貪欲之心何有窮已

一家力有餘計較請門客之費却不招延佳士以教其子而月以錢米招募教聲甚客不肯用錢買書與子讀至買樂器則不惜費真倒置也

一貧親戚甚多無力振贍每以懷愧至於群辟之家或論月或論年各有供贍則不較也

一當官惟清心寡欲則可專意外事既爲聲色所惑身雖在外而心實在内惟恐外事之多虧寵嬖之樂及其既入雖有公事及公屬取覆不復肯出不得已而出心懷慜忿安能從容平心應酬乎

一當官帶私僕已難關防若群婢父兄母嫂來必招攬公事關節交通必所不免豈惟當官在私家須要與諸婢家影滯閉戶亦爲見任者所厭如私酒私塩放債欺厭平人之類

一既有婢妾招賓飲燕或疑賓客挑之或實爲賓客所挑又賓客或見其顏色伎藝多方以懷之決不能堪

一婢妾必是年少而主人者決是衰老婢欲求脫相與結謀其害多端

一婢妾爭寵諠競主人者不能斷決逃避他處買婢妾本以奉已而反觀其顏色喜怒惟恐奉之不至噫可笑已

一人之所主寢食而已㝛飲通宵醉後縱事房室

日高乃能起寢與食晝與夜失其常度豈不悲

賊乎

一有不積陰德者初買童女既犯之而獄訟以盜

竊轉賣役責元錢又有年限已滿多方艱阻不

得脫身又有其初給覔以為女及其長遂以為

妾尤無狀也

一又有别宅置寵者在家猶不可防閑而在外或

外情相涉所生之子不知主名

一妻嚴素無容德特迫於事勢與置一兩輩粧景

實不可犯主妾徒有嫌恨之情多成悒怏

一身死而妾有子妾尚少既為母其家別無尊長或有外情于不可制尤難區處妾本賤種一旦驟為人母尤好作體其子有不到處尚能寬假至於子婦多造事端凌虐重臺尤為甚酷

一妾既為主人所犯必恃此而與他人通妾既嬖又急欲有子多是求種妾作又有蠱主人以資子多是異姓閭閻之子大為不便

一既多子不能制欲反恐妾之有子繼宗姓逼令

墮胎已生溺令不育實為陰騭

然則妾不可買乎無子者不得已而置之須擇淑性十分循謹者不可專求色藝又須制以禮法仍莫討出契人斯無大害

歲計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為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撿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可不念哉富家

有富家計貧家有貧家計量入為出則不至乏用矣用常有餘則可以為意外橫用之惜矣今以家之用分而為二令兩子弟分掌之其日用收支為一其歲計收支為一日用以債錢俸錢當之每月終白尊長有餘則趲在後月不足則取歲計錢足之歲計以家之常産所入當之歲終以白尊長有餘則來歲可以舉事（謂如添造屋宇之類）不足則無所與舉可以展向後者一切勿為以待可為而為之或有意外橫用亦告於尊

人家至於破產先自借用官物錢始既先借用官物錢至於官物催趲不免舉債與償久而利重雖欲存產業不可得矣故當先樁留官物錢則無此患僕奮空拳粗成家業毫分積累甚難諸子宜體念各存公心管幹且為二十年計日後則事難料又在諸子從長區處僕之智力有不及矣月河莫侍郎家甚富兄弟同居亦三十餘年此可法也蓋聚居則百費皆省析居則人各有費也然須上下和睦若自能奮飛不藉父業則聽其挈出不可將帶之業留以與不能奮

飛者可也

人家用度皆可預計惟橫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是閑暇時子弟自欲主張乃喪葬倉卒之際往往為浮言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為孝世俗之見切不可狥只當隨家豐儉也慶元六年九月十五日

月計

士大夫家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焉者仕而仰祿中焉者就館聚徒下焉者干求假貸今員多闕少待次之日常多官小俸薄既難贍給遠宦

有從來道塗之費縱餘無幾意外有丁憂論祭之處不可不備又還家無以爲業則居官凡事掣肘若有退步進退在我易以行志矣就館聚徒所得不過數千有一虛館爭者甚衆未娶就館猶可既娶之後難遠離家在已爲羈旅在家則有事不可照屬攻自有子欲教不可若稍有家業則可免此患纔不免就館聚徒亦不至若不可一日無館者之窘也至於干謁假貸滋味尤惡不啻趦趄囁需此狀可惡奔走於道塗見拒於閽人悽況之惡抑又可知縱有所得無幾

久而化為唇吻潔持之士化為無廉耻可厭之人若
乃假貸親故至一至再亦難言矣諺曰做箇求人面
不成此言有理若自有薄産無此惡况矣吾家業雖
不多若自知節省且為二十年計可以使汝輩待闕
不至狼狽既免聚徒就館又免干求假貸諺曰求人
不如求己此之謂也已作歲計簿復作月計簿盖先
有月計然後歲計可知若月之所用多於其所入積
而至歲為大闕用矣世間事固終歸空人固各有命
然可施智力處亦不當不理會及所求者在己與夫

不知義命妄求者大異也非是空言乃眞達理

經鉏堂雜誌卷七終

經鉏堂雜誌卷八

宋雲川倪思正父

書日閣

齋齋十樂

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翫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齋齋三戒

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此吾深病切宜戒之

齊齋居士書

記霅川遊賞去處

城內

顏魯公堂　莫氏蓮莊　莫郎中園

曾氏極目　林氏溪堂　楊氏水雲鄉

萬氏南園　鄒氏園　慈感寺

沈尚書園　晦巖園　葉氏園

趙氏北園　俞氏園　向氏園

城外

程氏園　道場山　何山
峴山　趙氏玉鑑　趙氏慶源堂
法華山　仁王寺　湖趺亭
菝崗寺　趙氏小隱　思溪寺
西余山　趙氏梅園　弁山觀
石林　黃龍洞　賽玲瓏
小玲瓏　太湖之濱　張氏園
東林　菁山　濮山
德清　長興　武康

凡四十二處各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則可閱三十年日日遊太頻勞費可厭歲一遊太疎今酌其宜每月往一處遊一月之中又擇良辰美景具山肴野蔌或邀一兩賓無賓輪携子弟同行庶幾疎頻得中至於月夕雪夜暑天遊溪賞荷又不在此也齊齋居士書

自臨安歸

余以開禧三年嘉平月趨召嘉定元年八月初五日丕外得請而歸撥發故園松竹無恙如舊未嘗出也

小訟立朝數月殆顛冠夢以是推之生死大變亦由
是矣所可喜者謂其不失故廬耳而吾亦不失故吾
耳若出而無所建明徒叨廪禄及其歸也寧不愧於
猿鶴也哉拙兒之陶淵明有子之白樂天淡宦之林和靖不癖之黃魯直

六拗

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胥吏幹人子孫應科舉而
宦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藿食者憂慮
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好善茹素富貴家
女為新婦遵禮法甘枯淡貧賤家女為新婦反不識

好志

觀史

觀歷代諸史苟有一長皆足垂世行後不必勳業若循吏若儒林若文苑若孝友若篤行若隱逸雖匹夫之微有一于此足矣不藉富貴不假勢力自勉而已豈不簡易而可行哉 齊齋居士書

李建勳戒家人

南唐司徒李建勳戒家人曰吾得良死棄冢勿封土立碑聽人耕鑿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慕從謝

貴人高大之塚無不發者惟建勳塚莫知其處

葬也者藏也自古聖賢皆以儉葬為久計見諸簡策多矣卒不能移世俗之說開世俗之蔽盖世俗求以眩一時之目不為死者遠慮謂之孝乃至不孝故書此以遺諸子開禧丁卯五月望齊齋老人

十不如

畫扇不如紙扇錦綺不如布帛巨艦不如輕舟高堂不如低屋金寶器物不如甆瓦麗妻艷妾不如醜妻

惡妻食肉不如素餐厚葬不如薄葬俊爽不如樸厚
富貴不如貧賤

十或問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曰今日來日或問佛土曰清淨慈悲或問地獄曰貪濁忿怒或問快樂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求或問報應曰形影或問久長曰如常或問享福曰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

菴內外絕景

[illegible][illegible]飛泉一也蘇石崔嵬二也野香古梅三也雲泉

泉鬱凼也長林萬松五也慶雲跳珠六也精嚴翠城七也嵩堂脩篁八也小界山峨眉九也翠微清越十也此巖中之絕也寶明杉徑一也瀑頭泉石二也常照行軒三也常照脩徑四也西巖幽景五也張氏梅園六也常照翠峯七也此巖外近在咫尺七絕也凡此七絕他人得其一已為奇勝今予兼而有之至於小舟溪行之景山禽百變之聲雲烟出沒之態又不論也日享清樂可謂屬厭自非造物付與何以得之此予所以深自慶幸而樂於居山者也

居山約

余嘗兼山本以藏拙已就粗安可以忘歸諸兒之意眷戀挽留又難遽絕今與汝曹約每月一十日在山十日在家獨甚暑甚寒兩月則全在家恐山中不便也山中不可獨須子弟一人侍置曆輪流四子每人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凡飲膳之類專掌之其餘在家有動時新各隨其意多少不拘無亦不責其或有商議事合要來此不必當旬自宜前稟自六月為始各於旬下書名如當旬有私幹兄弟那容

貴人十反

貴人十反夜當卧而飲宴早當起而酣卧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吝束脩不請師教子弟而以大錢碩教聲妓藥餌無病而服有病不肯服果蔬尚新不待熟食物取細失正味山水不喜真境而喜圖畫器用不貴金銀而貴銅甆

書坐忘論

斷緣

余既墮世網念欲斷緣終未能斷若不為倡則久已

行之至於彼倡而我不和應猶怒怨所以未能如子微之言若乃事有不可廢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愛繫心為業此則在我可勉者也

收心

世之欲收心學道者往往專於習靜使其心若槁木死灰然然心豈可使若槁木死灰哉是以習靜而心愈動去道愈遠今司馬子微曰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又曰惡有疑子且任愚量悟已則是與真

學道之功

簡事

斷緣者斷與人交際之緣簡事者簡自己奉養之事也外斷斷緣內簡簡事其於學道也易矣

泰定

至人以忘名爲貴而吾徒惟恐名之不彰是以喜譽惡毀宜其去道愈遠也

樞翼

此即釋氏所謂戒慧也乃知道釋一貫初無二理坐忘論七篇樞翼一篇明白有據今節取精要書之坐

右

好官好人

蔡京有言既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可乎此言兩者不可得全也以理推之大不然世之治也做好官者必人之至賢如使為好官不復得為好人是何等時乎而小人言之不懲益可以見其好美夫君子脩其天爵而已不計世之治亂豈誘惑於姦言乎甘心得好官不顧為好人風俗至此是以小人得以軒輊焉殊可憐也書之座隅用自警勵

精養兵

古之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故無養兵之源後世專督農以耕督兵以戰兵民既分於是有養兵之費今日財用所入施於兵者十居其九夫農不裕資耗於養兵欲兵得其養孰財不告匱如之何則可

談者類曰天下未嘗有兩全之利愚謂不然利之不能兩全者蓋處之未得其道耳如得其道曷為而不

兩全乎利害之相關理勢之相因究其本源而治之則一舉而兼得矣不求其本源而惟末流之是務此世俗所以嘗怪乎兩全之難也民者所以養兵者也兵者所以衛民者也欲兵之彊則民必困欲民之裕則兵必弱議者於是蓋未得所以為兩全之策也曷不於其本源者而究之乎廣今民力之困甚矣中產無終歲之儲田野多失業之 數幸遇豐歲猶可支吾稍稍歉荒必至流莩民力之不可不裕固也然而科斂之甚日以嚴急州縣奔迫不容少緩聖天子躬儉

德於上省浮費節濫予戒稽克知羨餘寬鄉之詔且月相繼求所以輕賦而裕民者其講明非不詳且悉矣而吾民未受實利蓋養兵之費未省則賦不可得而輕賦不可得而輕則民不可得而裕是所謂利害之相關理勢之相因者然而連營列伍開口待哺征期不可缺望柰何議者因常思所以省之而不可得竊嘗究其本源而得之以為莫若先自治其始古之所謂强兵者非必衆其部伍多其卒乘之謂蓋有以百萬而敗者有以數千勝者老弱數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數

疾病與如使數者而得以混雜於其中雖百萬之多而何益勇者一可以當百銳者百可以當千如使人人皆勇者銳者則雖數千之少而足用昔我太祖髙宗之定天下軍旅四出所向無敵而兵不過二十萬以天下之全力養兵之數不過如此蓋一兵之費月廩幾何取賜幾何三歲郊賚幾何其始之招募其終之養老其費又不知其幾何一兵在籍一家仰給不知費幾農夫之力也今以天下之兵籍略計之行都之宿衛沿流之駐劄州郡之分屯無慮七八十萬衆

南民力安得而不困哉昔孫權赤壁之戰周瑜請五萬人權以為五萬人卒難得於三萬人足以破曹公而有餘符堅以百萬之師臨晉謝玄禦之其兵亦止於八千而已此二者皆東南大變或以三萬或以八千非唯足以拒敵而且能以取勝議者復曰今日之兵非止為守計也如將為他日恢復之用則兵固不可少矣愚謂不然古之取天下者非特恃兵之衆蓋亦因敵之兵而用之如使虜有可乘之隙吾以弔伐為名則豪傑必有響應義肇臭者景從者敵之兵

吾之兵也漢高帝繇蜀漢定三秦不過從思東歸之士至其合五諸侯兵至彭城則反為項羽所敗則兵不在衆也又況東南戰士自古號為輕銳項羽以八千而成霸業李陵以五千而深入虜廷以此觀兵患不精耳苟精矣雖進取可也然而今固未可以遽省必得三術而後可一曰擇將帥二曰精招募三曰示激勸何謂擇將帥將帥者兵之司命也兵無衆寡惟將所用將得其人則諳識機應變智策無窮號令信明士皆盡死能以少為衆矣自徐兵以來竊將老死幾

試新將求甚知名行伍之間豈無可用特患未知所以擇之擇之之道莫若使大將歲舉所知然後命樞庭延問訪以軍事如得其人則以次擢用可也何謂精招募國家竭民力以養兵豈欲為是虛聲而已固將有以用之必驍悍必勇銳必輕健然後為不徒養苟為不然既籍於兵則他日不可以汰去彼其雖怯雖弱雖短小而資廩不可以少減是故莫若嚴擇於招募之始今諸將大抵徒務多兵以充數誘臨愚民非真願欲怯弱短小莫不預刺十人之中可用者

不過三四悉以為莫若申戒將帥使所募者必申伏式則人人精勇得其用矣何謂示激勸夫兵之所習者技也所慕者賞也技精者有賞則能者勸不能者奮矣昔時名將往往各出私財於較閱之際明示激勸今者雖金鼓相聞名為日習戎事而勸激未至能否無別故莫若朝廷少予金帛命諸將時時擇其精勇者而加旌別焉則士氣必倍矣三說既行新兵既皆可用舊兵有闕勿補至於虛籍之弊私役占破之弊法禁具在皆可申嚴則向之七八十萬兵今雖四

五十萬而足矣如此則常賦可以漸減民力可以紓裕而士氣自壯兵氣日强一舉而兩利其在茲乎

一救荒政

水旱之變或謂出於天數或謂出於人事其說如何今日荒政之弊如常平義倉所積既少而其弊又多勸諭民間莫肯出力以助公上穀價踊貴田野流移將何以濟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一日無食則民飢苦而豐凶之相乘水旱之或時有是以聖人厚蓄積

備先具歛散之權以爲豐歲糴糶之道故雖遇歉歲而民無捐瘠之憂昔三代之盛使民三年耕則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則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當有十年之蓄矣夫以積蓄之富如此雖有水旱之變宜無足慮考之周官所以爲救荒之政備其詳且悉也遺人以施其委積均人以蠲其政賦頒其歲則有倉人焉均其食則有司稼焉移民以就穀則廩人職之移民以通財則掌節職之而

大宗伯所掌荒政其目尤多所謂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之類凡十有二焉蓋以凶荒之變利害甚大雖有蓄藏之備而無區畫之方則民有不得其食者矣又況蓄藏之備非必如

三代哉

恭惟主上留意內治勤卹民隱比以亢旱為災深切軫慮先事預備條舉荒政惟恐不及甚盛德也執事發為問目下詢末學顧何足以仰禆萬一雖然請試言之今日救荒之政大要有三六曰戒壅隔夫民有

災而告于有司為守令者所宜以實聞于朝可也而今守令往往抑之使不得言蓋其意預欲迎承求恱於上以為災異者上所諱聞也是故旱而稍得雨則曰雨已霑足田實無所收則曰不至甚害至於聚斂之吏惟恐漏減之多其欲隱蔽尤甚如此則民隱曷得而上聞德意何緣而下究乎故莫若申戒守令使自一畝一頃以上有傷者悉與閱實然後朝廷可以知天下災傷之輕重而為之賑救矣二曰擇監司夫朝廷雖有賑濟之備獨不得人而為之經營調發

皆出利之所入者及胥吏而不及細民及豪強而不及單弱及城郭而不及鄉保貨賂通行於是有冒名之弊況後壅併於是有蹂踐之虞聚而爲疫癘散而爲盜賊不可不慮也天下守令不能人人皆賢故莫若遴選監司之公明者而督察之授以方畧勸以賞格其措置有方者則籍姓名以薦於朝其庸謬無能者則先事移易必當才而後可則所在人無有弗被其澤者矣三曰通商賈夫以天下之廣不能皆荒亦必有豐稔之所苟非商賈轉運則遠方之米不能多

數欲商賈之輻輳莫若戒關市之稽留聽米價之自
然荆襄湖廣之米多自長江而下竊聞沿流關市雖
往巧作名色所至皆滞今若申嚴條禁使商賈轉米
之舟有司不得誰何夫商賈逐利者也苟米價稍高
無不爲集故莫若聽其自然米既坌集則價當自平
矣至於常平義倉本以爲凶歲之備雖有捐免豈無
見藏惟盡發而無靳可也勸誘富民既立賞格稍有
米應宜優與官資可也大抵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前
荒政尤不可以少緩及今為之則官無妄費民受實

者如必待其流徙而後為之經畫則無及矣昔文帝之初賈誼以為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未幾而貫朽粟腐號稱富庶唐太宗一年蝗二年旱三年大水四年而斗米三錢夫以聖天子盛德之至愛民之深小有旱荒豈足為慮惟當盡其所賑救之方則上天降鑒當從爾豐穰之應執事又何慮焉

御奔競

銓選一闕而待次者或廿餘年何以抑其奔競一官而請俸者或廿餘年何以責其廉寧

聖人執操縱予奪之權以臨制天下天下之人莫不俯伏聽命無有歉然不滿之意焉者惟其均而已大哉均乎均則人皆悅而服之雖有所奪而人不怨苟其不均也雖予人而人亦怨之陳平社下宰分肉甚均分肉細事也均而可以得一里之歡心項羽宰割天下以王諸侯以土地爵人大恩也不均而反以致亂今夫一家之中小大百指歲豐則均用其食歲儉則均節其用則或節或用長幼皆樂從之人主之於天下爵祿秩命名器我握可以為予而予之可以為

奪而奪之無不可者然而有所予而人足厭望有所奪而惴惴然恐人之有辭則不均之患啟官冗之弊甚矣選人之在銓者幾萬人京官以上亦不減三四千人一官待次近者五六年遠者七八年赴調者狼狽於逆旅至無闕之可入執造化之柄者束手於廟堂至無闕之可予於是奔競之弊所由以起貪墨之風日以滋甚議者於是有省官之說有嚴改官之說省官之說朝廷雖明知其而難於決然以行嚴改官之說朝廷雖改法令而士論猶以為未便誠以未得

所爲均之道焉耳上舍釋褐之恩數則雋減之特奏五等之納勅則裁抑之所謂進士之路既已如此而任子雜流之濫冗其數自若也州郡百司之薦削既有定數矣捕盜京官之賞格既有定員矣所謂孤寒之改秩既已如此而侍從宰執之子弟初奏而得京官者其數自若也嚴於孤寒而畧於貴近靳於一門而濫於他途則無怪衆論之不平朝廷欲有所更革而未能也是故莫若均進士之所減者幾人任子雜流之所減者幾人孤寒之改秩其員幾人貴近子弟

之初補京官者其負幾人明告於天下曰吾非有所漸而塞天下仕進之路勢不得不然也官可省而人無怨自斯以往銓選嚴乎其無壅而仕進者不至於失職至於賦祿之無以養廉其亦於不均而已矣夫官大者祿厚官卑者祿薄此其勢固有不可均者然而厚者太厚薄者太薄則亦已甚矣今仕之州縣者自職幕以下食口稍衆皆不能以自給而其赴調之費待闕之費往來般挈之費無所不從出利害迫於中中人以下能守節而不變蓋亦難矣內之姻戚

隨缺也歸正也授節試廉車者皆食真俸未嘗滿替外之監司郡守也時節互送十倍於所得之俸雖數禁戢公然受之如使節廉車不妄除互送者必以贓論以此等錢少均以益下吏可乎因職而賦祿祿雖多而人不以為怨今添差之官不釐務之官皆無職掌而坐糜俸廩若是者少鐫以益在職者可乎如此則大農之費不增小吏得以養廉而無有不足之歎故曰貴於均也

公藝之本

今日以改官為重故薦舉之法甚嚴薦舉舊

法行之未免無弊也故有實跡之說以實跡

之反為虛文也故有減員之制又恐其輻輳

之多也於是又立為每歲限員之數其可久

行乎

厥今天下之事患在於徒治其末而不究其本徒詳

於法而略於人是以法令數變卒未有久行之利孤

寒受弊而賢愚有同滯之嘆也夫所貴於薦舉者何

耶豈非欲得夫賢者才者而用之歟賢者混於不賢

之中才者雜於不才之列於是而加別白焉使賢者用不賢者退才者進不才者退此薦舉之所為甚重也唐虞三代之盛聞擇人而任之薦舉之事矣不聞其立某法定某式而防薦舉之爲姦也夫君子小人各以其類惟賢知賢則所舉者必賢不肖者知不肖則所舉者必不肖矣苟其薦者非其人雖嚴立之法而何益何者不肖者之舉不肖非待務為姦欺其上蓋其識見之卑不足以知賢者而樂其氣類之相投是以從而薦之或謂後世日以澆偽非立法之嚴不

可今之法不可謂之不嚴而法益嚴弊益甚則以非其人之故歟昔者患薦舉之爲虛文也於是有實蹟之說曰某人賢也必明著其賢之之實某人才也必明具其才之之狀否則弗聽也以爲是庶幾可以得人矣然而行之未幾實蹟之効未見而虛僞誕謾之風日蒸朝廷於是一切罷去復用舊法又恐其來者之輻輳而無以樽節之於是又從而議薦削立負限嗟夫請託之風不戢權勢之書日馳法雖屢更孤寒者受其弊耳於薦舉乎何益今之士大夫以薦賢舉

國為已任者蓋絕無而僅有耳怵於權勢移於請託每每皆是也彼雖視權勢者為輕重而為之等差難有賢者能者且不暇問縱或知其為果賢果能而無以及之亦不過歎息而已又況其見識之卑不足以知賢者能者而唯樂其氣類之同而以不肖為賢其能也是故法日嚴孤寒日以壅隔賢者能者日以難進夫立法以防姦非法之所能盡則擇其人而任之以薦舉可也如使得賢者而任之彼將孜孜汲汲以為國求賢為先務權勢不能移請託不得行而所舉

者必其類矣今為天下之得薦舉者在內則百司長貳也在外則監司郡守也百司長貳往往皆朝廷近臣其選宜精若郡守之衆不能人人皆擇則擇監司可也監司又不能皆擇則擇職司可也蓋舉員雖足而無職司之薦則不能以陞改是故其利害尤重而天下所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者蓋無幾人也如使皆得公明剛方者而用之雖以今之法得人而有餘不然愚恐法數變而徒為是紛紛耳

寬州縣

今日寬恤之政如州縣苗稅並輸本色不得
重價科折州縣徵務元非常額者一切蠲罷
韋轂之征既罷若全年身丁之錢又復蠲
免至於州縣合爲之錢亦行倚閣封羨餘之
獻戒無名之斂放茶鹽綱運之藝又寬酒禁
亟托之害民若此之類皆所寬民力也上恩
如此州縣奉行不虔徒為文具而已
人皆曰欲裕民者當自蠲州縣始愚則曰欲裕民者
當自守令州縣始人之言曰千里一守百里一令主該

待之而宣上意待之而乎守得其人則千里之民得其養縣得其人則百里之民受其賜無何懇惻之誠形於齊吁寬恤之詔見於丁寧而斯民猶有歎息愁恨之聲者是非守令之責而誰責歟斥之可也懲一以警百可也此數州縣之說議者所以為裕民之策歟嗚呼州縣之不可不戢固也其毋乃猶有可言者乎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天子有仁民愛物之意而為州縣者敢為是殘民剝下之舉人非病風喪心亦何敢格上命以自投於典憲州縣而敢格上命則監

司可劾也御史可按也而今監司御史雖明知州縣之不奉行詔令而未盡按劾者乃亦知州縣之不可為而察其情循可恕乎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乃朝廷之所謂減放寬卹者徒知以寬民為名而未知所謂寬州縣乎州縣之與民嘗相關通未有州縣足而民貧亦未有州縣貧而民富者今日蠲某租而州縣之上供自若也明日減某賦而州縣之應辦自若也今差一官曰以增而揀汰之兵且坐至朝廷之費於州縣者其額不除則州縣必取於吾民者安得必寬

東就西名曰奉行陽藏陰增其實其意谷之與川與處也川竭則谷虛子之與母與體也母壽則子彊民之與州縣相為關通理蓋如此最故曰裕民之業當以寬州縣始也

尚憶家大人刻禨志于雍陽署中尒時髮未燥也迨東髮而卒讀之偶拈一則未竟輟舍去以是爲平平無甚奇論今忽届安仁二毛之年攬鏡孫悻中宵永歎初春放舟玄墓看梅遂謁陳先生於山居回及吾鄉文節清風千古表章自不可少歸航無

事重展舊編語：會心正不在遠請自今以往得一歲讀一過以容印吾胸中消長

眉公又云見已見書如逢故人始悔向來草：着眼了不甚理會又寧獨義利為然

辛酉改元菊月潘振藻生識於聽鶯山房